

詩外傳卷第八

韓嬰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

越夷狄

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

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

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

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爲伍文身剪髮而

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

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削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

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可謂士矣

人之所以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
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
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
求於人也非緇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
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
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
反其屠臣之祿旣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
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

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
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得見於君
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
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
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
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
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
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習俗於下意者過也今
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
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

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
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
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說而處人之國矣說曰
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
不援彼見昭王德衰於吳是懷寶絕迹以面其國欲
獨全已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捐乎非救世者也
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
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
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
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
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齊崔杼弑莊公蒯蒯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
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
蒯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
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
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
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蠻
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蒯蒯可謂守節死義矣

則僕夫無爲死也猶食飲而過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矣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且言顧曰爾虜焉知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門中手劍而挑之萬臂撤仇牧碎其首齒著

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子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夜恭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鸞領而雞喙戴德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

食有質飲有儀住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
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
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
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
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
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
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
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皇
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嗣封擊三年

中山

三年黃帝往來其傳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
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
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
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賣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
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
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曰唯
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
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不敢對
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
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

侯比諸侯諸侯不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
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
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
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
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
侯曰晨風何對曰鶴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如何忘我實多此忘我者於是文侯
大悅曰欲使何人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
君不賢惡能行賢遂廢太子詔召中山君以爲嗣中

山君補詩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
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
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附耳
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
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
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
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

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正好惡以立法度率民稼力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糾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

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詰愷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乎對

傳曰子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也孔子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問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珪瓊秬鬯一卣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

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探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與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直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不克
鐘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躬不御卒荒此之謂也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終子孫雖有罪而繼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于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

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取道豈不遠矣不知逝而行伯宗喜問其君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問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設意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無其後獲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是天之威于時保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侔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

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
詩曰實佑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
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
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沉五穀不植草木
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
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
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又曰明照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其大賢君之治也
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其刑而惡罰移風崇

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
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
無用雕文不弼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
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
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弁淒淒興雲祈祈以是知太
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
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短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

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

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祧
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
反國秦王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
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輓車見秦繆公立
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
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于齊管仲
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
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
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

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王之教矣

曾子有過曾皙因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
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
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答大杖則逃索
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
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
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
扎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
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驂牛之

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
宜穿扎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
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
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
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扎蔡人之夫立出
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
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
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
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然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
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
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
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
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
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
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
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
乎詩曰自求伊祜

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温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
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
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一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挹
而損之此謙德順之者吉逆之者凶其於行也五帝
既没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平文王之子
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

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
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
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于戈以至於封
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為周公為天下賞
則以同族為衆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
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
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
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
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
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

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
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
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
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
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東
帛而賸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
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
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

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
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即賤
者惡之富者即貧者惡之智者即愚者惡之文侯曰
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巨簡貴而
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
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
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違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
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

言外傳卷八
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然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
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其輔
也故曰不明爾德以無陪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
御

詩外傳卷第八

詩外傳卷第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轍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
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
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以
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
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
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
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

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為相三年無食之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矢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

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與謬與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何為無孝之名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聲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

友 質何為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

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

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

復鼓琴以為世無足以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

有之此句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

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

母曰徂可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

母應之曰我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為

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

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

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

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

之著十二死遂不令公子中秦王聞之饗祭祀以太

牢具爵其兄為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

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

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

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

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
曰人而無良我以為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
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者景
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
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
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
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
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
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

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造死公色媿而謝曰寡
人無仁無良左右陰陽過矣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
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
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
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
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
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為堂衣若曰子
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

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
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
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
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
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
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
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取
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
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

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
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爲
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
狐荆伯柳徃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覓臣之過也言
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
公事以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
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
問焉對曰臣能非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

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
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
善如此者指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
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
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
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
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
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
薪亡吾著簪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新而亡著簪

有悲何為婦人曰非傷亡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
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
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
食而嘔之其不為肌膚無益於是已矣矣詩曰胡能
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
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自
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聞於天下槩於地使由
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

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賢士不以耻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

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誑太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掘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僭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獨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禮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
 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
 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
 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
 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
 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
 之志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
 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脊弱脊循循固得之轉廣一尺
 四寸比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
 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謏喙而不藉而慮道遠而望之

子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
 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
 曰汙面而不惡謏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
 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飲
 而搏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
 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
 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
 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渝灑敗失不復追不
 深念遠慮後悔何冀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

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兮，必有與也。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杆。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公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而田子方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

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 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求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噓，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曾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囿倉中，常噉梁粟，不誕時而飽，然猶羽

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終辭而去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於纒履為食食粥冕履無怵惕之憂云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

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媮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余由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

日夜不休終歲媼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教諫不聽去
之秦秦子公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
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
王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
其可其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不可去有
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
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
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交而中絕之此二
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

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者不可以何也吾嘗
齒焉吾田菽歲不收土莫不言焉何況於人乎與人
以實子踈必密與人以虛子踈必疎夫見之與見如
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水之見晷日君子可不留意
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曰無字譏之曰出於室何
爲老也晏子曰臣家也田無字曰位爲中卿食田七
十萬何用三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古不
貴而忘口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臣豈以逆古之
道哉

編卷八食
按漢傳見之
編卷八食
良之薄也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嗟咿而笑之及其
升少陽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
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荅之食未嘗飽也
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
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
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
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牛知之其友曰何謂
也吐曰吾肉善知也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

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其耳友後見
之果醜其傳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
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其變子張曰子亦
聞夫子之論議邪徐言聞之俄翼翼後言先默得
之推讓巍巍乎信可好嚴乎塊乎道歸矣小人之論
也專義而是言人之非瞋目搔腕疾言噴噴口涕目
赤一幸得勝疾笑嗒嗒威儀困陋辭氣鄙俗是以君
子賤之也

詩外傳卷第九

詩外傳卷第十

齊桓公逐白鹿至畝丘之邦馮人曰何謂者也對曰
臣畝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
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為寡人壽也對曰
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
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
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
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
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

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蓋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
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
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昧夫前二言之視叟其革
之矣邦人瀾然而涕下曰願君終熟之一言失前二
言者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
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而謝也君乃赦之昔者
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為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
願宗廟之福祉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
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皆管仲也亦遇之於是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
不如也忠信可結於百
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
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
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
及重耳反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
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
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

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
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難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曰難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甲服即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天命之既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高依濟求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設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詵斯不易惟王

君子溫儉以求役仁恭讓以求役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優之無以易也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

曰昌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出之吳
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
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
伯之位季仲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仲又
讓何以隨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
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
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無心故大王太伯王
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
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爲君

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
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
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
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擣里子者使
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北鄉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
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
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
人祭西門從而送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
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

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
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
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
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
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
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目人
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
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
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

丘訢吳夜來拔劍住要離
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
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
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
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天下惟此子爾
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
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攬筴潰失
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攬筴潰失臣
欲亡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

賤士貴鴻也獲咎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
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
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
扁鵲過魏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
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
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
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曰管爲席以
葛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
復如故子之方體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
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爲醫也榻腦隨不並莫

吹區九竅定腦脫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
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
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
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味提
而中蠱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
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
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號
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
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
有則先犬馬墳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

鐵厲石取三陽五輪為軒先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
子明炎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
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
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况生乎
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
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將使
我老惡將使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片距乎追車馬
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
計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

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益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
過美文過矣

齊景公游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
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
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
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况君乎俯
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游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
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
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
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
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駁馬之肉不得酒者
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
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
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
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背交游非之
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
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
而背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雪責遂走敵而鬪獲甲

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
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
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
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
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壯已塞
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
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斲朝涉剗孕婦脯鬼侯醢梅伯
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

子執因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

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爰桓公怪而問之曰是名何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哉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於桃爰桓公說其言與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戒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

吾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栢公曰善詩曰荒悫
于酒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
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
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
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東人過王王問之
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且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
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辨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
王默然無以續語君有間東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
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

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
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
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
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
怪乎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
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
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宜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
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姓何足語姓字
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

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人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知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知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

巫
沈本

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誣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

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能諫其父非孝子也
懼斧鉞之誅而不能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
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
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
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
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
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
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
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晉國以
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
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
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
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
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
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
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而賦歛
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
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
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

詩外傳卷十
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之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王忠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

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喏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柰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取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

生亦何以視天下之士乎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猶此觀之聖人終始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詩外傳卷第十終

此元本詩外傳五柳居藏書也余向年曾見之因有闕失未與交易今茲四月下澣六日往訪五柳居主人見其裝潢是書問之知已為余友綬階袁君所得內所闕失悉照津逮本補足惟卷二獨少四行主人疑津逮本有殘缺屬余參攷余遂携歸兩嘉請沈辨之雖本校勘補其殘缺之文所抄者有訛謬復以沈本正之蓋沈本去古猶未遠也至元本為實有佳處韓與毛之異同辨之可致後刻及據毛而改韓何邪綬階信古甚篤不能辨之故予不復教以

乾隆六十年乙卯重五日夏至蕘圃黃丕烈書

在制
不印

嘉慶壬戌春游京師得元刻毛鈔本與此本不同
壽潛聞之屬為易去其向所鈔補不與元刻合
者此本所脫余本却有之補之葉向毛鈔者想
亦與鈔補多勝遂命鈔之可傳錄奈其人欲出
而未能工而辭去遂手校其舊存者印本此畧
與于余本向首葉辭衍序余本無之賴以可
補未始不相得者

黃丕烈

西廂書

詩外傳向無宋刻即元刻亦殊稀見近代藏家如
瞿楊丁陸諸氏皆無之余昔年欲校此書訪求
元本不可得嗣於齊年方地山許假得蕘翁
校本即陸東蘿所臨者顧其元本原缺第九十
兩卷因取薛氏芙蓉泉書舍本移錄一過後又
別得校本始克補完蓋訪古若斯之難也下且在
滬上吳梅菴以覆元本見贈楮墨精雅可愛然
終以未見真元本為憾頃承

子厚先以新收此本見示為表綬階舊藏正吳
氏覆梓之底本三十餘年夢想所不得者幸

而獲償展誦之餘歡喜無量君其寶藏之異
時若能以珂羅版摹印傳世俾學者得親見古
槧其為功於書林豈不偉哉余又聞之趙味辛
校刻是書謂依元本勘正然詳核之與元本乃多
不合蓋其所據者仍是野竹齋之覆至正本耳由
是觀之則元刻之珍祕遂可知矣

癸未八月汪安傳增湘識於抱蜀廬

